

湖风漾漾处 浪卷稻田香满径

□作者:曹仁勇

“故乡云水地,归梦不宜秋”。又是一年夏季到,想着万寿镇马汉河老家的老丫套河里的鸡头、家菱、芦苇等植物,在水面岸边如期生长着,荷花、栀子花、端午花也在开放着,栽下的水稻正在蓄积分根拔节的力量,水塘里的鹅鸭不时叨着食或相伴嬉戏着……

眼前浮现的是,在高邮湖西岸,这里勤劳的人们,带着向往,追逐着四季时节,不停地耕读时光、播种希望、收获美好,是一幅湖风漾漾、波光粼粼、鱼米香香的江淮“富春山居图”。

1986年,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孩子考上了安徽机电学院(芜湖),成为第一个大学生。后来,有了90后的博士生。

目前,全队53户人家中,本科以上学历的就有31人,其中,硕士生(在读)5人,博士生1人,他们在求学工作的路上,赓续砥砺,奋发有为。

他们以勇敢、创新、精进的精神,在梦想的道路,实现着一代又一代的奋进向往。

鱼米香香

江淮地区水系发达,农作物多样,粮食主要以水稻、小麦为主,每年两季,轮番压榨种植,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,始终保持稳增产的状态,大米是我们水乡的主食。

由于挨着高邮湖,水乡人家的鱼叉、鱼竿、蹿网、丝网、壶篓子等,都是基本配备,想吃鱼了,带着这些渔具,出去转一圈就解决了,一年四季都少不了鱼虾的陪伴。什么拾大网、抓塘水鱼、掏黄鳝啊,等等,都成了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了。

小时候,父亲曾与人搭伴拉过兜网、里网,主要是为了换取家庭生活、孩子上学等费用开支,当然大米粥就咸鱼菜,就成了那个时候的烙印。

后来参军后,每次回家,父亲早早准备好黑鱼、草鱼、花鱼等,用网兜拴好放到家前面的小水沟里,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份美好,每次想到这,都是对父亲满满的回忆。现在小龙虾已然成了这个季节的“座上宾”,每每有客人来,多种口味的小龙虾,总能让人尽兴而归。

每家房前屋后都有个菜园子,只要勤快,顺应时令,都能吃到什么小白菜、油菜、青菜、韭菜、豇豆、丝瓜、茄子、早菜啊,等等,这些应季的蔬菜,时不时还有茭白、家菱、茨菰等“水八仙”助阵,逢年过节更是丰富多样。

由于是天然、绿色的,在城里工作的孩子,每次回家,车的后备箱里总被老家的时令蔬菜、禽蛋等塞得满满的,不舍水乡,难离故乡。

时代的变迁,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,给家乡带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,以“AAA汉河旅游度假区”为基础,在“水墨汉河、诗画湖西”旅游品牌的影响下,美丽的万汉公路、湖畔风车、高邮湖日出、浩淼水岸等湖西美景,时不时引来游客驻足。

高邮湖的流量密码,带动了乡村种植业、养殖业、旅游业等发展,被冠以“万寿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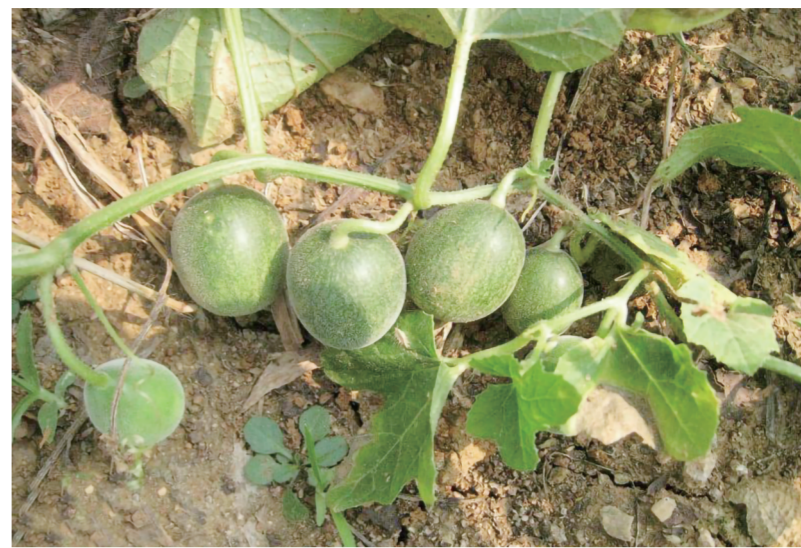


米”的地方特色品牌,实现了优质农产品产、供、销一体化。一批批新农人扎根家乡,建设家乡、发展家乡。

他们以自然、恬静、娴雅的笔触,在温暖的画布上,描绘着一代又一代的水乡田园。

“近乡情更怯,不敢问来人”。家乡的湖、家乡的风、家乡的景,一直在记忆深处。此刻,愈发清晰起来,温暖的湖风吹过脸庞,湖风漾漾、思绪漾漾。

风物滁州



毛皮瓜

□作者:杜永生

最近在老家一块种植大豆的旱地上,竟然发现了过去常见,现在难见的野生植物毛皮瓜。毛皮瓜,学名马泡瓜,在我们这里习惯叫“毛皮瓜”。它不仅是我们儿时手中的把玩之物,也蕴含着温情绵延的忆念。当长成有弹子大小的时候,我们就开始采摘了。那个时候还真多,我们无须乱找,很随意地找个芝麻地或田埂、堤堰,就有颇丰的收获。它们最大的像核桃,最小的似葡萄。

当时,我们每天会摘来许多,揣在兜里,拿在手上。成为当时较为流行的把玩之物,其中最大的乐趣就是揉捏。刚摘的毛皮瓜青梗梗、硬实实的。随着在我们两手掌心中不断地来回揉捏,很快就绵绵的,柔柔的,一层精粹的瓜皮变为成熟状态。揉捏时还要具备一定的技巧,时间越久越显得有水准。一些性急的小伙伴拿在手上几下,就给捏破了,酸涩的味儿立即充盈嗅觉。这是一股清醇的味道,而那经过数次揉捏成熟的,则可以品尝,没有瓜瓤,肉质清滑爽口酸甜,也弥补了对西瓜的馋念。犹记得当年村里的几位爱喝酒的长辈,每到这个季节,都会在旱地上采摘很多回来,那些皮肉青的,放到自然成熟,而已经熟黄的,则挤掉内里的瓜籽,剩下的瓜皮一股脑地摊开晾晒干后,用来泡水喝。

到了芝麻秸秆结满籽粒的时候,毛皮瓜也渐渐地步入了生命的终点。那些没被采摘到的很快瓜熟蒂落,成熟的种子再一次隐伏在土壤中,等待着来年的复活。

很多时,你对过去常见,现在难见的草本植物的消失慨然不已,譬如毛皮瓜、茅莓、龙葵、灯笼果等。其实呢,是你没去用心找寻。它们一直都在,扎根土壤,只是暂时隐伏起来,却始终听从着季节的召唤,该发芽不会隐瞒,该开花不会延迟,该茁壮不会颓废。你的偶然发现,就是它们年复一年生命延续的必然。这种野生植物的质地,令我敬重,虽孤邻但不悲怆,素面朝天地与农作物争抢养分,

毛皮瓜,从复活到枯亡只有短暂的两个多月。它们无须肥料的滋养,只要有土壤就有生命的辉煌。当毛皮瓜的叶茎伸展开来的时候,和附近旱田里的西瓜一样,藤蔓逐渐丰腴并延伸着,而那些长在田埂或堤堰上的则羞羞答答、舒舒服服地将身体轻盈地铺摊在野草之上,生怕压痛了野草。

同样是野生植物,却不会像杂草那样肆意妄为地与农作物争抢养分,

它们是受农家人喜欢的。在数次锄除杂草中,它们被锄下留情,甚至还会把缠缚其身的杂草专心清除掉,留置出嫩绿生长的余地。

当芝麻开花节节高时,毛皮瓜也自由地开放出妍姿艳质的黄花。一朵花就是一个丰盈沉实的果子。花开不久,就有瓜的雏形了,圆溜溜,青盈盈,小巧,娇嫩。瓜身纹路清晰,似是西瓜浓缩而成的精华。当长成有弹子大小的时候,我们就开始采摘了。那个时候还真多,我们无须乱找,很随意地找个芝麻地或田埂、堤堰,就有颇丰的收获。它们最大的像核桃,最小的似葡萄。

当时,我们每天会摘来许多,揣在兜里,拿在手上。成为当时较为流行的把玩之物,其中最大的乐趣就是揉捏。刚摘的毛皮瓜青梗梗、硬实实的。随着在我们两手掌心中不断地来回揉捏,很快就绵绵的,柔柔的,一层精粹的瓜皮变为成熟状态。揉捏时还要具备一定的技巧,时间越久越显得有水准。一些性急的小伙伴拿在手上几下,就给捏破了,酸涩的味儿立即充盈嗅觉。这是一股清醇的味道,而那经过数次揉捏成熟的,则可以品尝,没有瓜瓤,肉质清滑爽口酸甜,也弥补了对西瓜的馋念。犹记得当年村里的几位爱喝酒的长辈,每到这个季节,都会在旱地上采摘很多回来,那些皮肉青的,放到自然成熟,而已经熟黄的,则挤掉内里的瓜籽,剩下的瓜皮一股脑地摊开晾晒干后,用来泡水喝。

到了芝麻秸秆结满籽粒的时候,毛皮瓜也渐渐地步入了生命的终点。那些没被采摘到的很快瓜熟蒂落,成熟的种子再一次隐伏在土壤中,等待着来年的复活。

很多时,你对过去常见,现在难见的草本植物的消失慨然不已,譬如毛皮瓜、茅莓、龙葵、灯笼果等。其实呢,是你没去用心找寻。它们一直都在,扎根土壤,只是暂时隐伏起来,却始终听从着季节的召唤,该发芽不会隐瞒,该开花不会延迟,该茁壮不会颓废。你的偶然发现,就是它们年复一年生命延续的必然。这种野生植物的质地,令我敬重,虽孤邻但不悲怆,素面朝天地与农作物争抢养分,

湖风漾漾

在我们的孩童时代,记得是20世纪70年代末,那时叫汉河大队刘庄生产队,每家每户的劳动力都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计算工分,便于年终按集体收成分配粮食,紧巴保障生活而已。

跨过高邮湖大堤,在老丫套河的西侧,是原生产队的公场(打谷场),大概3000平方米大小,全是泥土面,每当收割打谷前,都要组织人员进行平整,先是将表皮土洒水浸湿,后在上面铺上稻草,再由多头牛分别牵引石碾子转圈反复碾压,直至平整撤去草灰晾干后即可使用。

在公场的东侧有一排草房,10多间房,是个通道式的,平时用作生产队的公共工具房,什么扬撇、摊耙、犁耙啊什么的,很多很多。到冬天时用作牛房,记得由我爹爹(天长方言中的“爷爷”),干爹爹等一些长辈人员中,赶牛经验丰富的老把式组成养牛组,平时喂养侍弄它们,农时就组织这些牛犁田耙地。爹爹还领着我在牛房睡过觉呢,夜里这些大小20来头牛拉屎撒尿的场景,此起彼伏,仍依稀记得,虽然气味独特,但是暖和啊。

每当农忙时,全生产队100多人,按照不同分工,在希望的田野上欢快地忙碌着,春时各种、翻地、沤肥、下秧、夏抢麦子、插秧、打水、喷药,秋收稻谷、晒场、堆草、交公粮,冬储粮种、分配收成、维修农具等。

记得打油菜籽时,为减少碾子碾压时损耗,都是由社员拿着耢,两排对站一

组,每组二三十人不等,头戴草帽、脖挂毛巾、卷着裤脚,穿着布草鞋,喊着号子,人随着耢弯腰起身,排序式反复敲打菜籽,直至脱粒完成,甚是壮观。

他们一年四季都闲不住,汗滴禾下土,以简单的农耕方式,在老天爷的施舍中,求得收成。遇到干旱水灾什么的,收成就会大大减少,甚至连温饱都难以解决。

他们以勤劳、质朴、坚韧的品格,在脚下的土地上,书写着一代又一代的生活史诗。

波光粼粼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人们的生活条件困难,几乎在温饱线上。我记事时,由于家里人口多,为了补贴家用,我二叔从中学辍学,在家里搞起了养鸭子,他是我们队里最早搞养殖的,也没什么本钱,他就想办法从界牌炕师傅那里赊一些,从三四十只开始,有一定规模后,达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只,就在大堤外滩上搭起了简易鸭棚,历经春夏秋冬,从刚出壳的小鸭仔到成品鸭,沿湖边从小关到洋湖大闸的范围内,风里来雨里去,个中辛苦无法表述,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。

1996年,二叔承包了生产队小圩里的一块地,发挥水乡优势,和二婶一起搞起了水产养殖,供儿子上了大学、娶妻生女,在市里也有了房,生活越来越好了。

1981年,我们家乡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。

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,要想发家致富,还得走出去闯荡。在打工潮下,许多年轻人就到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地打工创业,主要是木匠、瓦匠、漆匠等手艺人,家中收入就显然好多了,不少人翻盖了房子,有的还起了小二楼呢。

江淮人家历来重视教育,每家的中堂上都挂着“天地国亲师”,最早有一些私塾,后来每个生产队都有单小(通常是“初级小学”或“不完全小学”的简称或俗称,是一个特定历史名词),恢复高考后,教育就进入了快车道,我们汉河中心校还设有初中部呢。

那时候,谁家孩子只要学习好,就是再苦再难家长也要供孩子读书,这样的家庭,一般房子翻盖的较晚。



文化动态



清风拂夏 “艺”展明城

近日,在明光市老体育馆门前广场,歌声嘹亮,舞蹈翩翩。第二十五届“明光之夏”纳凉集市晚会文艺专场演出热闹登场。

晚会在人们耳熟能详的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抗战歌曲中开场,铿锵的歌声,仿佛把观众带进了战火纷飞的岁月,使观众深切感受到伟大的抗战精神在歌词字里行间传递。《荷叶翩翩》《明韵钱杆》等舞蹈,精彩纷呈,优美的舞姿、轻盈的舞步,舞出了青春活力,舞出了

时代风采。《五星红旗》《红旗颂》等歌舞、乐器、朗诵等节目独树一帜,欢快的音乐、动感的舞姿,让观众领略到经典文艺的芬芳、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今年,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为赓续伟大的抗战精神,晚会还穿插了抗战、文艺等知识问答互动环节,不仅吸引观众踊跃参赛,为晚会增添了互动与乐趣,还激励着大家不忘国耻,牢记历史。(袁松树 蔡松华)